# 爱德华多·欧提斯 (Eduardo Ortiz): 医学教授

爱德华多的学识与临床诊断能力,使他成为西班牙同世代的顶尖医师之一,但他最突出的特质在于对每位病患的真挚关怀——他总是慷慨地为病患付出所需的一切时间。

2025年11月26日

爱德华多·欧提斯: 医学教授 (**收听普通话录音)** (分为两部分)

# 爱德华多·欧提斯(Eduardo Ortiz):医学教授

这篇关于爱德华多·欧提斯的简短传记性文章,摘自若望·科弗代尔(John Coverdale)的电子书和播客「相遇:在各行各业中寻找天主。」《相遇》简单的介绍了几位人士,他们都活出了圣施礼华在平凡日子里寻找天主的信息。

爱德华多·欧提斯·兰达苏丽(Eduardo Ortiz de Landázuri)是西班牙全国知名的医师和内科医学教授,生于1910年。他曾申请过海军学校,但未被录取。在面对需要选择其他职业的情况之下,他把所有可以学习的科

目一一写在纸条上,放在一个袋子里,然后随意的抽出一张,上面竟然写着「医学」。 尽管他以这种有点随便的方式当了医师,爱德华多最终深深爱上了医学,并完全投身其中。

他于1927年进入医学院,成为卡洛斯·希梅内斯·迪亚斯(Carlos Jiménez Díaz)的弟子,迪亚斯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西班牙医学教授。 在念医学院时,他加入了社会主义党,并担任医学生职业协会(一个左翼团体)的副主席。 他非常高兴看到西班牙拒绝君主制,并在1931年成为共和国。

他于1934年从医学院毕业,开始在马德里的一家传染病医院工作。 在那没有抗生素的时代,医院是一个阴沈的地方,但他在那里遇到了未来的妻子劳拉·布斯卡(Laura Busca)。 她那时已念完药学学位,正在进行博士研究。 他们第一次约会时,萝拉开了一

个条件, 她坚持他们要各付各的费 用。

1936年西班牙内战开始时,爱德华多的父亲是一名职业炮兵军官,不幸被共和党当局判处死刑。 因为爱德华多与重要的共和党政治人物有些交往,所以设法撤销父亲的死刑判决,但条件是他的父亲必须在共和军中服役,但是他拒绝了这个条件。 爱德华多和母亲、妹妹瓜达露佩(Guadalupe)一起,在父亲的牢房里陪伴他度过了最后的时刻。

父亲的处决,无论在宗教上还是政治上,对爱德华多来说都是一个转折点。他在学生时代和执业初期,在宗教上是冷漠、不关心的,但是从那时开始,他认真的看待他的信仰。 在政治上,他决定不能再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党的成员,甚至秘密加入了长枪党,这个政党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中汲取了很多灵感并支持佛朗哥。 内战期间,他在医院的病房中,庇护了几

十个因为政治观点不同而有被逮捕危险的人,或者仅仅因为他们是为人所知的虔诚天主教徒。他也在家里庇护处于险境的人,包括两名修女。内战期间,他虽被共和军征召为军医,但能够继续留在马德里的医院工作。

1939年内战因佛朗哥将军的胜利而宣告结束时,爱德华多因为他的社会主义党员身份,以及曾经在共和军中担任医疗中尉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然而也因为他在内战期间,曾经庇护过一些人,以及他(虽然是秘密的)长枪党员身份,使他在政治立场上,被判无罪并有资格继续就业。 他在监狱里获得一个监督医疗照护的职位,并开设了一间小型私人诊所。 1944年,他以营养不良为题,成功的完成博士论文的答辩。

# 格拉纳达的十年

1948年,爱德华多在格拉纳达赢得了 医学教授职位。 格拉纳达在西班牙算 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位于马德里

南边250英里(425公里), 坐落在内 华达山麓,以其杰出的摩尔建筑古迹 而闻名。 接下来的10年,他进展得非 常顺利。 在医学院里,他用创新的方 式结合研究、教学和病患临床护理, 使他在当时的医界中脱颖而出。 他成 为医学院院长,并成立了一个约40名 医师和科学家组成的团队, 隶属于内 科医学系。 他经常参加德国和英国的 医学会议,并在国际医学界慢慢的建 立声誉。1958年,他被任命为该大 学的副校长,并具备了成为下一仟校 长的绝佳条件。 他的私人诊所也蓬勃 发展,逐渐成为格拉纳达及周边地区 领先的内科医师。

爱德华多和他的家人在格拉纳达过得非常舒适满足,并期待在那里拥有充实和幸福的未来。 这个家庭在大学和城市里交结了很多好友,爱德华多成功的私人执业为他提供了丰厚的薪水,使他们有能力聘请司机,并在城郊拥有一幢美丽的房子。 也使得他在

大学医院看穷困病患时,能够个人支付他们需要的青霉素等药物的费用。

# 迁往潘普洛纳

1952年,在老磨坊(Molinoviejo, 主业团的第一个会议中心)参加了一 次避静之后,爱德华多加入主业团成 为已婚成员。同年,有几位主业团成 员在潘普洛纳创办了一所高等教育机 构,当时称为纳瓦拉大学(Studium Generale of Navarra)。先从法学 院开始,1954年增加了医学院。创 校的同仁希望它能成为一所完整的大 学。然而,他们必须考虑到西班牙政 府对高等教育的严格控制,当时他们 并不清楚如何才能够获得政府的承 认,而成为一所独立的大学。

在西班牙, 学生从高中毕业后, 就直接进入医学院。 医学院的最初几年仅包括了课堂的教学, 没有包括临床的部分。 这使得纳瓦拉大学的医学院在最初几年, 能够在纳瓦拉省立医院院区的一栋旧建筑的教室中间运作。

(在那个时代的西班牙医院是由政府 经营的机构,宗旨在看顾穷困的病 人。 有钱的病患则在医师的私人诊所 就诊。 如果他们需要住院护理,就得 去私人诊所。)

在1958年秋天,医学院拥有原来租赁的旧建筑,加上在潘普洛纳郊区省立医院院区内新近完成的一栋四层建筑。新设施包括教室、食堂、图书馆、一些基本实验室和门诊诊所,但是仍旧没有病床,也没有临床教学的空间。他们需要一所配备病床和手术室的大学医院,然而资金来源却还是不明朗。

此时,医学院院长前往格拉纳达去邀请爱德华多加入他们教职员的行列。从表面上看来,这个提议不但一点也不吸引人,甚至是很疯狂的。 这样的搬迁将迫使他舍弃很多的朋友,并且把全家人的生活连根拔起。 潘普洛纳是一个以服务周边农业社区为核心的小镇。 相较于格拉纳达,那里的建筑

毫无特色,文化与社交生活也乏善可 陈。 天空经常是阴云密布,全年大多 数月份至少有十天会降雨。

从专业角度来看,爱德华多将放弃在挑战的大环境中的安全职位,加入一所新近成立的学校:没有官方的认可、设施不足、教职员工数目稀少、前途非常不看好。从另一方面来看,能够成为一所大学计划的一部分是令人兴奋的。计划如果成功,可能会突破政府经营的官方大学的僵化模式。他能够根据从导师迪亚斯医师那里获得的愿景来塑造医学院,结合研究、教学和临床三方面的实践。最重要的是,他深知主业团创办人极度的重视这个项目。

他咨询了妻子萝莉塔,她的回答是: 无论他认为什么是最好的,她都很乐意去做。他也去拜访了他的恩师迪亚斯医师,并寻求他的建议,他也许心里暗暗希望,老师会劝阻他不要做这样疯狂的事。结果恰恰相反,迪亚斯 鼓励他接受邀请。「在我看来,这个邀请非常有吸引力。而且以我对你的了解,我认为这会相当的有趣。」后来在一封信中,他补充道:「加油,爱德华多。东方的三位贤士走得比你更远,而他们只跟随了一颗星星而已。」理所当然地,他在格拉纳达的朋友和同事都试图劝阻他。

爱德华多也将他的决定告知了他的老友格雷戈里奥·马拉尼翁(Gregorio Marañón)医生。 他是马德里大学内分泌学的教授,也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他的研究横跨历史等多个领域,堪称西班牙最负盛名、且备受尊崇的医师及作者之一。 当爱德华多收到他的回应时,感到莫大的鼓舞:

「我一听到你的决定,就强烈感觉那是相当正确的决定。 ...... 纳瓦拉学派对西班牙大学精神生活的转型,与学术成效,可能会产生深远而决定性的影响。 ...... 虽然我认为此事终难实现,如果你心生疑虑,要记得: 我将

永远是坚定支持你、与深信你的挚 友。」

爱德华多和他的家人于1958年9月搬到潘普洛纳,正好赶上1958-59学年的开始。 他立即开始教学,并建立适合新条件的研究计划。 他也努力认识潘普洛纳的教职员工,包括对学校发展至关重要的省政府官员。

成立私人诊所需要花一些时间。 当时 西班牙在医术界常见的风气是这样 的: 医学院的教授诵常在医学院之 外,设立自己的办公室,看诊私人病 患。 在格拉纳达,爱德华多遵循了流 行的做法。 然而在他的导师迪亚斯的 建议下, 他将收费定得比其他医师高 了五到十倍。 他这样做不是为了致 富, 而是因为这样他能够为自己的家 人赚得足够的费用,同时不会占用太 多医学院的时间。 这个策略运作得很 好。人们觉得如果他能收这么高的费 用,他一定比别人优秀,人们很快地 就发现,他确实如此。 他成为格拉纳

达及周边地区富裕人士的首选医师, 在不占用医学院太多时间的情况下赚 了大钱。 他也在医学院诊所免费看 诊,或以极低收费照顾大量的病患, 所以他向来就不只是有钱人的医师。

潘普洛纳医学院院长以为爱德华多会 在市中心某处开设私人诊所。 然而爱 德华多建议要在医学院里面看私人病 患时,院长感到很惊讶。 因为院长顾 虑到在医学院里会造成一些不方便: 某些潜在的病患会认为,在治疗穷人 的医院内看私人医师,是有失身份 的。 然而,爱德华多却认为自己这样 做的话, 他能够更尽害地履行在医学 院的使命,并为校誉做出贡献,尽管 无庸置疑地,他会赚比较少的钱。 他 这个慷慨的决定,果然有效的促进了 医院的建设和发展,后来成为纳瓦拉 大学医院, 今天, 该医院获得国际联 合委员会的认证,被广泛认为是西班 牙最好的医院之一。

抵达潘普洛纳后不久,爱德华多模仿 美国麻省总医院,而成立了星期六上 午的教学会议。 会议包括文献回顾, 讨论案例。 这些教学会议邀请了许多 来自潘普洛纳和附近城镇的医师参 加,有助于提高该地区的医疗实践水 平,并促进了这所新兴医学院的声 誉。

爱德华多是一个工作狂。 在他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看过大约50万名病患。 发表了200多篇文章,在100多个会议上发言。 他教授了无数的课程,指导了36篇博士论文。 此外,他还参与了医学院和大学部大量的行政工作。

他也非常珍视友谊,并为他的朋友腾出时间。在给一位老同事的信中,他说:「如果说,世间有任何事物最能彰显天主赐予人类的恩宠,那莫过于友谊。一切伟大的事物—好像无私的奉献,以及随之而来的爱—都始于友谊。」有一次,他从潘普洛纳专程去

马德里,只是为了要亲自告诉朋友, 他的兄弟患了癌症,而不是通过电话 告知他朋友。 他的一位同事观察到:

「他工作时,似乎显得杂乱无章,正 因为他受更高层次的标准所支配,那 便是慈爱之心。 只要他发现有人需要 帮助,他便会立即前往援助,无论那 个人在哪里。」

为了要做这么多的事,他不得不减少 睡眠的时间,在星期天和假日,他也 去诊所看病患。 有时他整夜守在病危 病人的床边,也经常在深夜拜访病 人。 主要的原因,是为了确保他们能 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 他曾经说过: 「凌晨三点,你可能救一条命。 但是

「凌晨二点,你可能救一条命。 但是到了早上九点,你所能做的就只有签署死亡证明。」其实大部分的时间,他只是想去看望、安慰他的病人。

他经常邀请研究生晚上到家里一起讨论文献和案例。 这些聚会是在爱德华多吃完晚饭(西班牙人习惯在9点到10点半吃晚餐)后,大约晚上11点开

始,一直持续到深夜。 有时免不了他会打一下瞌睡,但是醒过来以后会继续工作,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 拥有伟大心灵的临床大师

爱德华多曾经告诉过朋友: 「我们有两种语言: 逻辑的语言和情感的语言。逻辑思维是有限的。 因此, 当你已达到逻辑的极限, 没有办法达成协议时, 唯一的方法就是使用情感。我一辈子, 在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所做的一切, 总是基于情感来行事。」在他对病患的照护中, 这一点特别的明显。

爱德华多的医学方针是在迪亚斯学派中养成的,他高度依赖他为每位患者编制详尽的临床病史。 这运作遵循「病患永远是对的」重要原则。 这意味着在病患的疾病叙述中,隐藏着可利用来诊断的线索。 如果你仔细聆听病人,他会引导你得到正确的诊断。随着岁月的流逝,爱德华多将实验室

的检验和其他的现代诊断工具纳入他的看诊中。 尽管如此,他继续依赖临床病史作为诊断的关键要素。 他深信,医师的根据是在于他洞悉患者个性的能力。 只有这样,实践医疗的核心一医病关系—才能展现其最真实的特质。」

爱德华多在潘普洛纳的岁月里, 医学 专业的结构经历了迅速的改变。 迪亚 斯医师将医学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内科居干顶端,其他各专科则为从属 内科的结构。 随着时光的前进,随着 越来越多可利用的复杂诊断工具, 专 科也变得越来越独立。 爱德华多很难 接受这件事实,因为他认为在医学里 以病患为核心的整体观正在慢慢消 浙。 当大学医院内原属于内科的部门 陆续独立成科时,他备感煎熬。 尽管 他承认这种改变存有某些优势, 但这 又似乎表现出医界正逐渐的忽视病患 为一个存在的完整个体。

「病人永远是对的」这项原则,对爱 德华多而言也意味着:极其重要的一 点在干重视病人对白身病情的看法。 对自己处境和需求的主观感受。 例 如. 当病患要求喝点酒时, 他会认为 这可能在某种程度 上缓解病患的痛苦 感, 他会毫不犹豫地在晚餐时为病患 提供一点酒。 他相信医生与病患皆可 能存在两种心态。 就医生而言,他可 将病患视为临床案例,遵循诊断、治 疗与预后的科学法则: 或者在不忽略 前述前提下, 将病患视为承受身心痛 苦的个体。 病患则可能视医生为仅是 履行职责的专业人员, 或珍视医生的 人性层面, 视他为值得倾诉的知 己。1

爱德华多坚信,病患需要高度的关注。 医师的使命,不仅是治愈他们。 他必须给他们情感、信心和活下去的欲望,有些病人就缺乏这些。 」 根据他女儿的说法,父亲完全投身于他的病患。 他爱他们就像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一样。」

根据他的一位同事,他教学和实践的 关键都放在对个别病患的关注上:

「当爱德华多在教室或科学研讨会中 谈论病患时,他惯于使用很严谨、理 性和科学的态度来分析。 然而, 当他 在医院或在病患床边时,即使他正在 与其他医师或医学生交谈时,他绝不 谈论临床的个案。 他们是他的'小病 人', 他以特殊的情感照顾每个小病 人、宠坏他们。 他对病人和他的整体 情况的关心,甚至胜过他的疾病。 当 然, 他关心诊断和治疗, 但他最专注 的是这个病人如何处理自己的疾病。 他最大的愿望是帮助每个人看清病痛 含有的正面价值,并能成为一个人改 善自己的机会。

当他在医院巡房时,他经常坐在病患床边,握住他们的手或轻柔地抚摸他们的头,很和气的说话。 无论他多么忙,一旦与他们在一起时,他总是看起来好像他有世界上所有的时间。」

一位与他工作多年的护理师回忆:

「我很钦佩他与病患的亲切往来。 他从未给我任何匆忙或有压力的感觉。他与他的'小病人'(他经常这样称呼他们)的对话很亲切。 他仔细聆听,并记录病患所说的话,即使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他很少打断他们的谈话。病患是唯一的主角。|

一位病患写信给他: 「你恰如其分的言语给我很大的鼓励,带来慰藉,更赐予我承受病痛所需的坦然。你宛如守护孩童安眠的善良天使,毕竟病患就像孩童一样。你无法想象我和家人对你这份善意的感激之情。我们共同的朋友拉纳医生凭着敏锐的直觉所言不虚: 『爱德华多医生凭着他的慈爱与和蔼治愈的病人,远多过他高明的医术,尽管他的医术的确治愈了无数的人。』」

1966年,爱德华多成为圣施礼华的医师。 这让他有机会亲自认识主业团的创办人。 他说每次探访了施礼华后,

他都「感到自由自在,像鸟儿般翱翔。」这些会面给了他「渴望在职业生涯中重新开始的冲动。」

尽管从他职业生涯的开始,爱德华多就专注于去认识了解他的病患,并将他们视为值得尊重和关爱的人,但他说,为主业团创办人看诊,帮助他了解「他病患的个性、动机和顾虑,他的恐惧、希望、喜悦与短期的愿望。」

# 献身于大学

在潘普洛纳,爱德华多致力于发展医学院和大学的其他部门。 他大幅地削减了自己在国际学术医学界建立声誉的机会,而将注意力转向机构的实际需求。 除了教学、研究和照护病患外,他专注于与地方及省级政府机关协商、结识城市各界人士、筹募资金,并致力将大学诊所打造成私人病患愿意前往就医的医疗场所。

他对护理学院及护理人员的工作亦深 感兴趣。 他视护理工作为传递基督徒 的生命观。对抗物质主义的关键力 「放眼大学培育的各类专业人 才, 很难找到一个职业能在抗拒物质 主义的战役中, 扮演如此重要的角 色。 护理人员在病患与家属面临生死 的关头时,始终陪伴左右,理应成为 直理之光的传递者。上他向护理人员 传达了她们工作的重要件: 她们是医 师的协助者,而非仅是助手。 他敦促 她们,在踏入诊间时,应该将个人的 问题抛诸脑后。 值班时,病患应是她 们唯一关注的对象。 他也鼓励她们尽 力让病患感到在诊所比在家中更舒适 白在。

他不断的给护理师,及其他医师这种对病患全心奉献的明确榜样。 一位与他密切合作多年的医师回忆了一个特别带有戏剧性的事件。 当爱德华多的母亲在大学医院病逝时,他全程守候在她的身旁。 但在母亲离世后,他只停留了几分钟为她祈祷,随即前往完

成他巡房的任务。 在返回办公室的途中,他遇见一位病患的丈夫,有许多话想表达,同行的医师想用「爱德华多刚刚丧母」为理由,来打断他们的对话。 爱德华多却悄悄地拉了拉同事的白袍阻止他。 同事事后表示「那位丈夫本来可以简短一些啊,」 爱德华多却回应道: 「我们必须为病患留出时间,并向家属说明病情。」

# 教师和院长

爱德华多是一位很杰出的教师,始终与学生们保持着轻松自然的关系。有一天在医学院的走廊上,一个学生走近他说道:「教授啊,现在的医生真是懂得太少了!」「是啊,」爱德华多附和他说道,「但你必须懂得那『少少的』知识,才能通过考试喔。」他总是愿意花时间帮助遇到困难的学生,并以深切的关爱对待他们。例如他曾写信给一名大一的新生,表示愿意赐予对方「丰沛的宁静与力量,使你能够以单纯的微笑接纳

即将面临的困境、周遭人们的过失(他们毕竟是凡人,难免不犯错),以及医学院第一年艰难的学程中,种种微小的磨难。」提到校园入口处的户外圣母朝圣地时,他补充道:「如你所知,校园里有座『美善之爱圣母』的朝圣地。」

他偶尔会对学生动怒,但总能迅速的 收敛并弥补自己的过失。 有次在会议 中,一名学生代表以爱德华多认为不 恰当的方式批评了一位年轻教职员, 他当场严厉的斥责对方,最后甚至说 出: 「你今后不再是医学院的学生 了。」然而当天下午,他就主动的去 找那名学生,给了他一个几乎将他举 起来的大大拥抱。 此事就告一段落。

爱德华多从1962年到1978年担任医学院院长,中间在1966至1969年曾暂时离开职务,转任大学副校长。 从他写给一位最近被任命为另一所医学院院长的朋友的信中,可以了解他作为院长的日程安排和生活方式。 他坚

持需要继续进行研究、看病患和教学。他强调,行政职务所耗费的时间应该尽量缩减至最低限度。他并建议以下时间的分配:每天2小时上课;1小时看学生;2小时看社会保险的病患;2小时看私人病患;2小时做研究;1小时做院长的工作;2小时祈祷。晚上,1小时学习。如不包括2小时的祈祷,这是每天11个小时的工作日。

当他在1978年卸任院长职务以后,成为大学之友协会的主席。 他本来更愿意将筹款和培育支持者的工作留给别人,将自己的时间献给教学、研究和照护病患,但他优先考虑到大学的需要。 他在大学之友协会的工作教会了他,要有耐心,耐心和坚持,最重要的是寻找大学非常需要的朋友,并与他们进行使徒工作。」

# 大家庭的父亲

根据他的儿子卡洛斯,父亲认为他的家庭远比他的职业更为重要。 一位同事也证实: 「尽管他工作异常的繁

忙,无论他从事研究、教学或照护病患,总是全身全心的投入,但他最恒常关切的始终是自己的家庭。 他无法如同自己期望的那样为家人付出更多的时间,但他所能付出的时光都运用得极为巧妙,使每一刻都蕴含着丰硕的成果。」

爱德华多的一个女儿这样回忆:「父亲对我们这些孩子格外的关切。 尽管他的工作繁忙,而且压力沉重,他始终挂念着我们每个人的琐事,尤其关注母亲的点点滴滴。 父母俩人感情深厚,彼此心意相通。 他以独特的方式疼爱我们每一个孩子。 …… 温柔体贴、热情奔放、积极进取、善解人意、且要求严谨,更拥有无比开朗的个性。」

他们在格拉纳达时,尽管家里有司机,但他通常亲自开车送孩子们上学,以便能与他们多相处一些时间。 终其一生,他尽力与妻子和七个孩子一起吃中午的正餐。 他也在家吃晚 餐,虽然他经常迟到,但妻子萝莉塔会等到他回家,晚餐后无论多晚,他 们一定会一起念玫瑰经。

爱德华多从不向孩子说教,但他的榜样对他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他的一个女儿回忆: 「尽管他从未告诉我们应该早起或去望弥撒,但他的生活方式感动了我们。 这就是我怎样养成在上学前去望弥撒的习惯。」

他的妻子回忆说:「家搬去潘普洛纳后,起初他似乎能为家人腾出较多的时间。我们全家一起常去附近地区郊游、去看电影,万一他需要中途停下来看病人的话,我们就会等候他回来。但过了没多久,他便完全沉浸于他的工作中了。二十四小时根本不够用。他总要熬夜研读至深夜。」

萝莉塔偶尔会抱怨他的工作太过量,但儿子卡洛斯却如此的描述:「她当初是在完全了解自己所投入的情况下,而选择了这条路,她完全理解驱使父亲在每个场合行动的深层动机,

并与该动机完全共鸣。 她常说父亲在这方面,从当初他们认识时,他就未曾改变过。 她坦言自己深爱的就是真实的他,喜欢他本来的模样。 」

爱德华多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过度地投入工作。他在1977年的一封信中写道:「萝莉塔非常快乐,她以朴实的态度承受了自己的健康问题,并以平和的心境看待我陪伴她的时间是如此的稀少。这所大学这么吸引了我,以致最终人们会说:'他把所有事都搞砸了。』这是我们在工作过度时,常说笑的,或许我们确实走得太过头了。」

他们的一个儿子小爱德华多患有脑部病变,时常癫痫会发作,或爆发愤怒。 女儿回忆道,父亲对他特别地疼爱,亲昵的唤他为「小爱德华多」。 无论他做了什么,父亲从不对他大喊或斥责,视他为「天主的珍宝,我们必须悉心照料他。」他们全家在与这位患病体弱的弟弟同住相伴的岁月

里,其他孩子学会了如何以谅解和仁爱的实际方式生活。 或许正因为如此,爱德华多视小爱德华多为他们「家庭的救赎」。

当小爱德华多二十岁时,他暴怒的发作已危及家人的安全—尤其对常年背痛的萝莉塔构成威胁—最终不得不把他送入精神病院。此后爱德华多终其一生,每周至少去探望他一次,通常他选在周日上午快结束的时候。

# 虔敬的生活

爱德华多的日常生活深受他在主业团获得的培育的影响。 当他在1960年第一次遇见未来的圣施礼华时,他回忆说: 「父亲,您要求我来潘普洛纳协助创建大学,如今我们已达到目标了。」「我请你们到潘普洛纳来,并非为了创办一所大学,而是为了成为创办一所大学的圣人。」圣施礼华答说。

爱德华多说他从创办人身上学到三种 美德:「一、怀抱对邻人的热爱,接 纳他的局限与缺陷,藉此爱所有的人; 二、在日常琐事中体现超性的感受, 使人生的旅程永保欢欣;三、以及对 这所大学恒久不渝的热爱。」另外有 一次,他这麽总结了他在主业团所学 到的:「其一、优雅地背负十字架, 是亲近基督的唯一途径,好像与祂同 在,处处皆是平安喜乐;其二、平凡 工作可成为追求圣德的管道,这圣德 应投射于自己家庭及周遭的所有人身 上。上

爱德华多努力完善地生活出主业团成员的生活规范。他对圣母玛利亚怀有格外深切的敬爱。尽管工作繁忙,他每日正午必然停下工作来诵念《三钟经》。每天晚饭后,无论多么疲惫或已是深夜,他总会与萝莉塔一同诵念玫瑰经。每逢周六,全家会齐声颂唱《万福母后诵》以恭敬圣母,爱德华多更常亲吻家中的圣母像。纳瓦拉大学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户外的圣母朝圣

地,供奉着圣施礼华赠予校方真人大小的「美善之爱圣母」雕像。 自 1966年落成以来,无论风雨交加或道路泥泞,爱德华多都坚持每天会去拜访那座圣母像。 他更坚持每周领受告解圣事。 在生命的末期,即使好天气他也很难走动。 有一次,在他通常去告解的日子,街道因覆盖冰雪而寸步难行。 主业团中心主任看到他出现在门口时,感到十分惊讶: 「爱德华多,你在这样的日子来这里做什么?」他答道: 「我是来办告解的。」

他非常渴望帮助其他人更接近天主。例如,在生命的末期,他邀请朋友陪他一起避静。参加的有三位:一名医学生、他妻子常去买东西的商店老板,以及一个在当地经商的朋友。他经常与临终病患谈论告解和勤领圣事的重要。

#### 疾病和死亡

终其一生,爱德华多身体都很健康。 他虽然有跌倒过和一些轻微的事故, 但从未病重到需要卧床。 有一天他幽 默的对一位同事说: 「你知道我为什 麼从不生病吗? 因为我从不喜欢去看 医师。」

然而, 1980年, 他体重开始减轻, 并 出现一些其他症状。 他意识到自己应 该做个体检了,却一直拖延。 在接下 来的几年,他体重持续减轻,腿和脚 也出现无力的现象。 尽管他已正式退 休,但他仍是纳瓦拉大学之友协会的 主席, 继续非常卖力地工作。 协会的 前任主席在八十多岁时退休了, 有一 天与爱德华多分享引导他生活的原 则: 「第一,活着就像我今天就要死 去: 第二,工作时就像我要永远活着: 第三,努力今天至少做得和昨天一样 多。| 爱德华多完全接受了这些原 则,然而月复一月,他发现第三个原 则越来越难实践了。

1983年夏天,他终于去看了医师,诊断出他罹患了转移性结肠癌。 手术后,他开始感受到神经疼痛,迫使他放弃教学和看病,虽然他还是继续在大学之友协会工作。 他因无法参加1983年10月协会的年会,而录制了一个短讯,他说: 「别以为我会难过。事实上,我内心非常平静。 我相信上主总为我们做最好的安排。 祂不会遗弃萝莉塔或我们任何人。 只要我们保持忠信,祂必引领我们回到祂身旁,在那里我们会与我们深爱的大学创办人一父亲(圣施礼华)相会。|

当他生病的信息传出之后,当地报纸采访了他,并发表了一篇两页长、题目为「给临终者的讯息」的文章。在采访的某一时刻,爱德华多说:「我真正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我想去天堂。是的,我相信它的存在,是我享受与天主同在的地方。天堂是怎么一回事呢?我的心智太过有限,无法理解或解释。但我渴望前往那里。

人们说天主使人顺服于祂的旨意,这话千真万确。如今我意识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我不会说自己毫无恐惧......也不会否认自己宁愿毫无痛苦的离开世界。然而我仍接受天主赐予的一切。我对祂满怀信心,自己最殷切祈求的是:这份始终陪着我爱天主的信念,此刻在我最需要它的临终之际,千万不要离我而去。|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许多人联系了爱德华多。一位同事索托医生写信给他:「我欠你太多太多,是远超过你的谦逊所能想像的。你散发着坚毅、宁静,尤其那份与望德、爱德融合的坚定信仰。」

最令爱德华多动容的,是二十年前在 诊所碰到过的一位男子的来信。 那人 写道:

「我曾是小城镇的市政职员。 如今我一无所有:癌症迫使我退休。 像你一样,我也在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我的等待充满了恐惧。

我们之间存在天壤的差异。 你是'有宗教信仰,却不涉及政治',我是'涉及政治,却无宗教信仰'。 你谈论死亡时不带任何的悲伤,我却充满了恐惧。 你说自己试图在生命中尽己所能行善,我则试图活得忘却行善之事。你相信天堂,我此刻多么渴望相信。从前我总以为那与我是毫不相干的。

读完你的访谈后,想到你我共同的癌症(这是我们唯一的相同点),我竟萌生强烈的渴望—渴望前往那个我从未相信过的天堂。

时隔二十年,我再度去办了和好圣事。 上一回是去你的诊所看完病以后。 你开的处方笺里竟包含'去办告解'这项。 当时的病痛与恐惧驱使我去办了告解; 待身体康复以后,我就把此事抛诸脑后……。

你73岁,我37岁。年龄无关紧要。 我们两人在去另一个世界的时日所剩 无几。你是被'清楚而有爱德地'告知 病情。 我却被'混乱而欠缺爱德地'告知。

我写这封信,只因感觉到自己此生第一次借此做件好事。 倘若是我收到这封信,得知自己'为他人行善'必将欣喜不已。 这无疑是你与我不同的地方,我仍存有虚荣之心。

医师,如果天堂存在而且你去到那里,请别让我落单,纵使我仍然可能不相信。 医师,感谢你的讯息。」

爱德华多尽可能长时间地继续为纳瓦 拉大学之友协会工作。 对他的主治医 师来说,他看起来「如同一名正竭尽 己力的跑者,奋力冲刺直到精疲力竭 的抵达终点。 他在许多方面都展现了 英雄气概。」

担任圣施礼华医师的岁月里,他深受圣人全心交付的态度所感动——圣施礼华从未质疑或提出任何建议。 他决心模仿他这一点,将自己的医疗决策全权的交托给照护他的医疗团队。 初诊

以后,他本倾向于拒绝化疗,但想到 圣施礼华如何无条件的遵循医师的建 议,便打定主意将决定权交给他的主 治医师。

在他生命的最后,医师们曾经为了是否应采取较激进的手术,还是采取自然疗法而争论不休。 当医师告知他,他们认为用自然疗法较妥时,他惊呼: 「赞美天主! 我正在为此决定祈祷。」他始终没有试图影响医师们的决定。

临终前夕,一群医师前去探视他时, 其中一人神情极度忧郁。 爱德华多对 他说: 「安德烈斯,让我们能看到喜 乐的面容。 这个生命属于喜乐的 人。」

爱德华多确实经历过恐惧的时刻,也曾为尚待完成的事感叹,他对访客说:「真希望能再活六七年啊!」然而他在祈祷中寻得平安。 躺在诊所的病榻上,他写信给友人: 「我已心满意足了。 毕竟,我们总要向上主奉献

一些什么。」他对儿子卡洛斯说:「如今我明白,我的一生充满了意义,就连最平凡的事物也是这样。」效法圣施礼华的榜样,他不断祈祷:「主啊,求祢增加我的信德、增加我的望德、增加我的爱德,使我的心如同祢的一样。」于1985年5月20日,他怀抱着这份祈愿,安详的离世。

爱德华多的列圣品案件于1998年开启。

pdf | document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from <a href="https://opusdei.org/zhs/article/Ai-De-Hua-Duo-Ou-Ti-Si-eduardo-ortiz-Yi-Xue-Jiao-Shou/">https://opusdei.org/zhs/article/Ai-De-Hua-Duo-Ou-Ti-Si-eduardo-ortiz-Yi-Xue-Jiao-Shou/</a> (2025年12月17日)